

【拒绝流行】论破格

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这事儿让人觉得特别遗憾和惋惜,江苏文科状元,由于选科等级历史只考了B+,不满足清华北大在江苏的报考条件,无缘这两所很多人觉得与状元配得上的顶尖名校。实际上不仅清华,多数985名校都要求A,这也意味着这位状元多数名校都报了名。公众都希望人才不被淹没,网上一片破格之声,但名校的回应基本都是:“须按政策要求办事。”

的秘书“玛丽”,称你的同事“乔”,但是当有客人进入你的办公室时,你应该像你期待客人称呼你的同事那样称呼他们。戈夫曼告诉我们,那些最容易实行的规章制度和秩序,就是那些会留下遵守或违反的确凿证据的制度。既然如此公开,那咱们就只能“一切照章办事”了。

【含英咀华】金庸研究金矿



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钱锺书把作家比喻为母鸡,作品是鸡蛋;读者喜欢吃鸡蛋就吃,不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。金庸的小说畅销世界各地,“金庸”读其小说,还很想知其为人。金庸在世时,每到一处,都吸引无数金粉,出现盛况(好像百多年前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公开亮相时每每轰动效应);金庸的传记、访谈录众多,也间接满足了金粉。小说巨匠辞世快两年,一套四大卷的《金庸访谈资料集》新出版了;它是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之外,金粉、金迷、金学者大感兴趣的读物。

办报的理念,表示喜欢哪些中外作家,表述写作的甘苦;说结过三次婚,为发妻背叛,却对不起第二任妻子;说他的心死了一半,后来改称“只死了百分之十六”;说《射雕》的灵感并不是根据夏梦的形象塑造的——都是美女,但黄蓉皮肤雪白,夏梦很黑云云;一直对夏梦念念不忘;根本没那回事!金庸的小说和报业、他的种种“八卦”,问与答应有尽有。

【别处生活】幸福的另一面



胡咏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“幸福”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,仔细分析,它牵涉的情感仿佛七色彩虹:有些使我们精力更充沛,有些使我们放慢脚步;有些使我们与他人更亲近,有些使我们更加慷慨。

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。在某些情况和形式下,例如在收获难得的奖项或获得工作晋升时,自豪感有益于我们的心理健康。然而,如果你感到太多的骄傲,或者你的骄傲背后没有真正的优点来支撑时,反而会导致负面的社会后果,例如对他人的攻击性,反社会行为,甚至有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,例如患上躁狂症。以自我为中心的积极情绪(例如自尊心)常常可能阻碍我们的同情能力,或让我们在困难情绪的时期难以采纳他人的观点。

【如是闻】饥来吃饭困来即眠

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禅宗里有很多公案都告诉我们人要认真地活在当下。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,实际上大部分人是错误的,因为他们并不活在当下。儿子上高中之前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。有次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,告诉我们说,老师讲的内容,同学们各自在补习班都学过了。后来上了高中,发现所有的孩子周末都在补习,而儿子的物理有门明显跟不上,老师讲的内容同学们却都说学过了。于是帮他报了一个补习班,等于在外面将学校要讲的内容重新学了一遍。

【昙花的话】果实与种树人

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一名中学生到餐馆吃饭,点了一道石锅排骨饭。吃不完,留下一张字条和一小费给店家。字条上写道:“我非常喜欢这锅排骨饭,然而,分量太大了,我现在又不饿,所以,无法把饭全都吃完。浪费粮食是不对的,为了聊表歉意,我留下两元充作小费,数目虽小,可却是我一天的家用钱。我以后会再来光顾的,谢谢你们。”

大影响,而这也是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的美好成果。一个坏小孩将会长成一个烂大人——这个道理大家都懂,可是,很多人忽略的是,坏小孩很多时候是在父母一点一滴不当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。曾经不止一次,听到父母亲以不同的方式称赞他们的孩子——甲说:“熊熊可真逗啊,才三岁,可是,每次在饭菜里吃到鱼刺,一张口,口中食物便飞射出来,有时,射程极远,居然落到对面他哥哥的盘子里,唬得他爸爸一楞一楞的,哈哈!”

【横眉热对】发傻是这样炼成的

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生活在拥挤的城市,穿行在摩肩接踵的商场,耳边是喧嚣叫嚷,眼前是光怪陆离,光天烈日之下,大汗淋漓的气味,耳边响起莫名其妙的呼叫,高昂却不知其义,愣怔中,手机响了,用蓝牙耳机接听,顺便打开屏幕狂翻,发现有十几个朋友正在线上,问话、约饭、谈事,多数无聊,少数重大,一两件有原则性的意思在,于是边回话边按屏幕,同时偶尔无意间不伤大雅地碰到了什么人,抬望眼,原来对方也在埋头屏幕,耳朵上也有蓝牙耳机,自顾自地说话和走路,好像世界全然不存在似的……

【不知不觉】跑警报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《跑警报》,抗战时期的生活,战火纷飞中的日常,写得妙趣横生。想起我的童年时,“跑警报”也是一种日常。1968年,我父亲所属的空四军某部调防到了上海,军营就在虹桥机场。1971年,我在上幼儿园大班。幼儿园在机场大门口,是一幢资本家的豪宅,大树参天,每天中午我们都在老师的监视下煎熬着,待到他们去休息时,我们几个就起色悄悄溜到院子里的黑色篱笆的缺口,从那里再走上一段路,可以直接进入当年上海唯一的动物园——上海西郊动物园。多年后遇到小时候的邻居告诉我,我们进入的地方,正好就是动物园的大象馆。

着一张薄被子。半夜里,警报响起,母亲把我们被窝里揪起来,一手抱着睡眼惺忪的我们,一手抱着那个布袋子,跟着家属们杂沓的步子,来到集合点,一辆辆大卡车已经整齐排列。男生从轮胎三两下就上了车,而笨手笨脚的我经常需要敏捷的姐姐连拉带拽才能狼狽地爬上车厢,然后,卡车飞驰。夜色浓重,很快,我又慢慢坠入梦乡,天亮回来时,完全不知道去哪里去过哪里。我一度非常相信那些夜里的疾驰,是因为敌机来袭,有时候担忧自己行动迟缓,穿着许多衣服钻进被窝。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一个月回家一次的父亲,警报响起时,仍旧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,并不跟着我们行动,才知道以往的一次又一次,其实都是演习。那时我们“学习”的是如何防护原子弹爆炸的袭击,经常的,在放学进入机场大门后,凄厉的警报声响起,我们迅速跑向附近的防空洞隐蔽。长长的地下通道,连接着一间间小洞室,妈妈们聊天,而孩子们再匆忙,都不会忘记带上自己的饼干桶,我们在通道里串联,查看别人的储备,也会交换不同花色的饼干和食物……

晚年的向往

□ 荣朱

从河堤回来的那天中午,梁伯伯就去世了。我妈说,那天她在阳台上看着老太太推着老头儿出小区,又看着他们回小区的,就这么一来一回,人就没了。她说,所幸,梁伯伯在临死之前,还能够去闻一闻青草的味道。我妈也是对土地有深深留恋的人。可是她早就离开那块土地了——先是帮我姐带孩子,接着又帮我带孩子,然后又帮我弟带孩子。她已在不同的城市里辗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。别人都说她好福气,我妈每次都是苦笑,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我也觉得我妈应该很幸福,后来却发现并不是这样。

现出来。有一回坐电梯,电梯忽然失灵从15层掉到11层,弹起来又掉回11层,然后停住。我妈惶恐地逃出来,整个人吓得直哆嗦。从那以后,她就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,经常是走着下楼,上楼的时候,如果没有别人一起等电梯,她宁愿一层一层地爬上去。这件事起先我并不知道,是同一栋楼的王奶奶告诉我的。她说我妈跟她讲过很多次,城里的生活虽然方便轻松,但是都没有乡下好。乡下安全,自由自在,不像城里,一会电梯故障,一会又是

病毒(那时是2003年非典刚刚过去没多久)。王奶奶对我妈说:“那你干脆回乡下好了,让你女儿请个保姆。”我妈长叹一声:“哪能这么浪费钱。她天天加班,生活也不容易!”

的心情并不好。看着我妈在花园里忙碌,播种、淋水,汗水从额上沁出,在阳光下轻盈得像露珠一般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。这些年,我带着她南来北往,对这种生活感到快意的我,却从没有想过母亲的艰难。她该是用了多少心力,才在茫茫人海里蹒跚地跟上我的脚步啊。

父亲拾稻穗

□ 赵染斤

弯下腰拾起来;翻阅上脱粒机的成堆稻草,哪怕看到一根稻草尖还留有几粒稻谷,他也急忙用左手将它们搓下放进簸箕。父亲每一次弯腰拾稻穗,站起搓稻谷的动作,都像在给稻田、稻谷行着一种非常古老而虔诚的谢礼。每次“清扫”脱粒机和蛇皮袋旁不小心“蹦”出去的稻谷时,他就像发现了金矿似的,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把簸箕口对准那几十粒甚至几粒稻谷,用临时做的稻草小扫帚轻轻往里扫,用嘴吹去上面的细土和灰尘,最后才让它们与稻穗合并……

那罩在“吱吱”的蝉鸣声中,那刺耳的声音节奏强劲、铿锵有力。当父亲直起腰,用草帽扇几下凉风,扯下肩上的毛巾擦擦汗,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,脸上露出微笑——这意味着他已将这一片收割后的稻田全部巡视了一遍,散落的“金子”都被他找回来了。父亲一定要拖着疲倦的身子完成“粒粒归仓”的使命,这才回家吃饭。母亲总是略带骄傲地责怪父亲,说他一生都这样,“大集体”时代搞“双抢”,也是这个“德性”,对粮食的态度比对孩子还亲。看到稻田里的稻穗、洒落的稻谷,他不捡起来就浑身难受。可他从没把集体稻田的稻穗、稻谷往家中带回过一粒。父亲一生节俭,即使到现在,家里生活条件已大为改观,年过八旬的父亲依然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。每次见到良田被推土机铲平或被毁、粮食被糟蹋,他仍会长吁短叹。而有父亲做榜样,勤俭节约也成为我们这后辈一生的行为准则。



回家的路 摄影 张成林

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

养年鹅

□ 冯活源

家乡开平有“养年鹅”的风俗。所谓“养年鹅”,就是在农历十月初,晚稻开镰之前,村里的乡亲们相约到距村庄二三十公里的马岗墟去购买野鸭苗回来,养到腊月二十几,过年前再拿到市上出售。这个时令养的鹅,谓之“年鹅”。养年鹅,是四乡八里年尾一项重要的养殖业。有的农户饲养了一百七十只年鹅,过年前卖了能赚一笔大钱。即使没什么本钱的农户,也会想方设法饲养三五对年鹅。一来,一只大鹅有七八斤重,卖了可以挣一笔钱过年;二来,过年时宰鹅煮食,够一家几口吃个饱,也能过好年。因此,乡亲们都喜欢养年鹅。可养年鹅并非易事。刚出壳的小鹅我们四邑人称“鹅苗”,意思大概是说它们脆弱得像一根草苗,需要百般呵护。直到小鹅进入“青春期”,也就是乡下人所说的“成身”了,一般都有了抵抗力,才很少患病。这时候的鹅,吃饱喝足后,像乡亲们说的,就跟“吹气”似的,一天一个样,很快就长得膘肥体壮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父亲照顾鹅苗,那真是百般呵护。他将买回的鹅苗放在谷箩里,谷箩四周用禾草围着,生怕寒风吹来,冻坏了鹅苗。每晚父亲都要起床两三次,点着煤油灯,到大厅里察看鹅苗。有时半夜起风,我被冻醒,来到客厅,便见父亲正在给谷箩盖麻袋。那时我就想:这鹅苗真是比人还金贵。这半夜里,儿子被冻醒了,父亲可能不知道,却惦记着鹅苗。父亲每天给鹅吃的菜,也总是拣选嫩绿多汁的菜叶,切成粉丝一般细。他说鹅苗消化能力弱,不能喂老辣、变质的菜叶。他还给鹅喂稻谷、番薯。我放学回家,父亲就会吩咐我把一块块番薯切成颗粒状,作鹅饲料。给鹅饮的水,他天天要换;给鹅吃的饭,每天都是在我们开饭前,他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,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,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